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國語講習用書之一

童
養
媳

(五幕劇)

魏廉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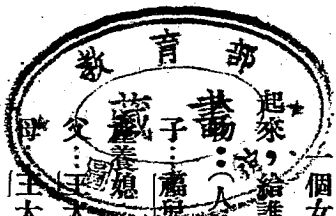
臺灣書店印行

8

序

這劇本是本組編輯魏廉先生所編著的。她前年十月來臺，工作之暇，常細心觀察本地的風俗習慣。她是一位女性，一眼就看到本地盛行童養媳的風俗。這是使她最痛心的一件事。她常想：「中國的男女不是平等的嗎？現代的婚姻不是自由的嗎？爲甚麼此地的的一個女孩子，就可以把她當作貨物？誰願意屯積，就把她屯積起來，給誰就算是誰的！糾正這種風俗，是我的責任。」所以她一年多以來，縈繞在心頭的這一種情緒，現在把它寄託在這劇本裡發表出來。戲劇是移風易俗最好的一種工具；這劇本又是針對此地的風俗習慣而作的。若是各地的舞台上，都能把這劇本表演出來，使觀衆受了感動，無形中，矯正了這種惡習，拯救了許多不幸的女同胞，我想：這種功勞，實在是偉大的！

21/5/409



童養媳

(五幕劇)

魏廉

一個女孩子最怕沒有爸爸媽媽，更可憐的把她當做貨物，誰願意屯積，就把她屯積起來，給誰就算是誰的嘍！

勸：(人物按先後出場排列)

子：龐兒……十七歲

藏：養媳 劍俗……十四歲

父：王天爺……五十二歲

母：王大娘……四十六歲

福兒的姊姊……志樹……十九歲

袁老二……有錢有勢的土紳

阿狗……狐假虎威的長工

警察甲



(備)

警察乙

一群人

袁超群……袁老二的侄女……二十歲

秀梅……袁老二的第七姨太太

陳藹潔女士……崇慈中學校長

魏肇祥女士……教務主任

第一幕 謎夢的人生

時間：

初春的傍晚，楊柳抽芽，桃花初放的時節。

地點：

一個農村。

佈景：

一個農夫的家，一所草房，因為太陽快要落到地平線下去，所以屋裏的光線，更顯暗灰色。一張斷了半條腿的八仙桌子，用磚墊着，擺在牆邊。兩條長凳子，放在桌子兩旁，桌子上亂七八糟的，瓶啊，罐哪，堆着一大堆。

開幕時：

癱了右腿，瞎了左眼的福兒，坐在門口的門檻上，臉朝着門外，作威作福地喊叫。

福兒（啞着嗓子喊）阿劍！阿劍！又死到哪兒去了？還不快給我滾出來！我渴死了！

劍俗 (怕得像耗子見着貓似的，從西頭豬圈那邊跑過來。)我把豬趕到圈裏去……

福兒 (瞪着一隻大眼)渾蛋，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白吃飯，不給我幹活兒。

(阿福狠狠地把一塊碎磚頭，不偏不歪地，正打在阿劍的鼻子上，阿劍只覺得鼻孔發酸，鮮血便像泉水一般，從兩道鼻孔裏，湧了出來。這使阿福瞭了一下，但是他惱羞成怒，挾起了木拐子，蹦到阿劍面前。)

福兒 (左手抓住阿劍的大襟，右手攥着拳，雨點般地打在阿劍的頭上，臉上)該死的，該死的，我今天非打死你這個毛丫頭不可！

劍俗 (無力反抗地)嗚嗚……唉喲！唉喲！……

福兒 (左手仍抓得緊緊地)你哭，你哭，我還打，打死了你，算完事，渾蛋！

(阿劍的哭聲，和阿福的咆哮，驚動了閒坐在東頭溪水旁，吸黃烟的王大爺和王大娘，他們倆老夫婦匆匆地趕來。)

大爺 (喝道)阿福！你發瘋了嗎？你怎麼把阿劍打成這個樣子，不怕我揍死你嗎？還不住手！

(一邊用烟袋桿，拍拍地打阿福的頭，阿福才把手放開。一賭氣，回到屋裏去，坐在長凳上。)

大娘

(撿了一塊樹皮，給阿劍擦鼻血)唉！可憐的姑娘，不要哭了！

(三個人先後也回到屋裏，王大爺吃他的黃烟，坐在另一條長凳上。王大娘蹲在牆邊，阿劍右手擡着鼻子，站在王大娘身旁)。

大爺

(訓誨的神氣)阿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要打阿劍？你不說真話，回頭要留心些！

福兒

(宛若有極大的冤屈)我渴了，叫她來倒水，她不來。

大爺

(冷笑)你倒會享福？嘴渴了，自己不會去倒水？你打了人家一頓，難道嘴就不渴了嗎？(轉向着阿劍問)阿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說！

劍俗

(可憐阿福又癩又瞎，有心替他脫罪)沒甚麼，不過鼻子流點血。

大爺

(釘着兩眼看)你說說，不怕！我明白了，好管管他，以後不許他撒威風。

大娘

(怒氣消滅)好了！好了！下次不許你再打阿劍了。(眼看着阿劍)阿劍！阿劍！

你睡去罷！一天够你累的，你快歇歇去罷！好姑娘。

劍俗

(揉揉鼻子) 誒！我睡去了。

(劍俗下)

大爺

(點點頭，贊成大娘說的，眼又釘着阿福) 你若再打她，我可要剝你的皮，你記住！

(王大爺說着，手裏拿着旱烟袋下。屋裏只剩了王大娘和阿福，王大娘走到剛才王大爺坐的長凳前坐下)。

大娘

(勸慰的口吻) 好孩子！你以後不要這樣地欺負她；你把她打成那個樣子，如果她的爸爸媽媽看見了，不知要怎麼樣傷心呢！

福兒

(果斷地) 她沒有爸爸媽媽！

大娘

(表示不然) 他沒有爸爸媽媽，你說的？恐怕她的爸爸媽媽，比你的還強呢！

福兒

(幼稚地) 那麼，爲甚麼她不跟她的爸爸媽媽去？爲甚麼要在我們家，吃我們家的飯？

大娘 (皺着眉) 唉！說起來，話長了。

福兒 (暴躁地) 您快說，快說！

大娘 (咳嗽了一聲) 趁這時候，講給你聽罷(凝思着，招招手指) 大約在十三年前罷，

村裏有個流氓……

福兒 (輕浮地) 是不是姓鄭的那個矮子？

大娘 不是。他一向沒有正經活兒幹，偷偷摸摸，有錢的時候，吃呀，喝呀；沒有了錢，就偷別人種在田裏的山芋，白菜吃。

福兒 吃得飽嗎？

大娘 (喘着氣) 那誰知道。晾在稻場上的衣服，他也偷去，換錢買吃的。有一次，他偷了陳老三家的一隻大母雞，躲在山洞裏，撿了許多山柴稻草，正預備燒熟來吃，却讓陳家的大毛子找着了，就把他抓住，捆在大樹下，鞭打了一頓……

福兒 (拍手) 沒吃着雞，還挨打，真冤！

大娘 (莊重地) 那還不活該，還要把他送到縣裏，去吃官司呢！那個流氓再三求饒，

算是把他放了。從這次以後，大概有兩年的光景，看不見那個流氓的影子。忽然有一天傍晚，又在村裏出現了，模樣可比前二年，漂亮得多了，還領着一個大約兩歲，衣服整齊的女孩子。

福兒

（驚訝地）一個女孩子，可愛不可愛？哦！這個。

大娘

（似乎沒聽見福兒講甚麼，端起茶杯啜了一口）也不怎麼了，過了一天，大清早，林二爺到山上去砍柴，發見了那個小女孩子，坐在山脚下叫着媽媽哭哪。問她話也不會回答。林二爺沒了主意，柴也不打了，到處一嚷嚷，來的人可就多了。

福兒

（頑皮地）可惜我沒看見！

大娘

（微笑）那時候，你還小呢。大家看了這小孩子的樣子，和她穿的衣服；再想到那流氓的行爲，都說這小女孩子，不是被流氓拐來的，就是被他綁來的小肉票……

福兒

（驚疑）甚麼叫作「小肉票」？

大娘 (笑)我也不懂得，我常聽你爸爸說：「小肉票」，「小肉票」的。

福兒 (聽得津津有味)那麼，您接着說罷！後來怎麼樣了？

大娘 (一發呆)後來呀，一直到了太陽正午，還不見那個流氓回來，小女孩子還是直

着喇叭嗩子哭着，喊着。怕惹禍的人，一哄而散了。山脚下只賸了兩個人——

林二爺和小女孩子。林二爺想……

福兒 (突然地)林二爺想甚麼？

大娘 (一賤)你先別搭碴兒，一搭碴兒，我就忘記了，講不下去了。你看！我講到

哪兒了

福兒 (抓抓耳朵)您不是講：「林二爺想……」

大娘 (端起杯來啣了一口茶)哦！我想起來了，林二爺想撇下女孩子，去砍柴；又捨

不得，也不忍心。後來，這孩子喊餓了，想吃東西，林二爺也餓了，哪有吃的

東西呢？這樣又等了好大半天，那個流氓還沒來，二爺心裏想，有了，我家裏

的阿貴四歲了，不是還沒給他找到個童養媳婦嗎？天賜的！我把這女孩子抱回

家，有人來找，還他；沒人找，就留着，等長大了，給阿貴當媳婦。二爺主意打定了，就把這女孩子抱回家去……

福兒

（搶着說）那麼怎麼會在我們家呢？

大娘

（又喝了一口茶，右手抓了抓頭髮縫兒裏的癢）別忙呀，你聽着！林二爺把孩子抱回家，林二媽遠遠地一看見，心裏就沒好氣，再聽說今天的柴，也沒打；更生氣了說：「好啊！你這個老糊塗！老婆孩子都養不起，還要扛回來這個豬仔來養。」當時就要把她扔出去，好容易經二爺說好說歹的，才肯留下。

福兒

（自作聰明似的）留下了，怎麼又不要呢？奇怪！

大娘

（笑笑，似乎表示福兒說的很有道理）誰說不是呢！二媽的意思是要個大點兒的，比阿貴大個十歲八歲，好哄着阿貴玩，好幫着燒飯。這兩三歲大的仔子，她媽的，不能幫大人忙，還要二媽招呼她，要他媽的幹甚麼，二媽始終想扔了她。二媽聽着她哭，就狠狠地打她一個飽，把孩子餓得打得黃瘦黃瘦的。

福兒

是嗎？

大娘

有一天，我到林二媽家串門去，她說：「你家的阿福還沒有童養媳哪，我送他一個罷。」我說：「這年頭怎麼養得起？」她又說：「你家養不起，我家更養不起了，你回家和你王老爺商量商量罷！你們若要，就快快地把這女孩子領了去。你們不要，我可就要把她送回她的老家——還把她放在山脚下。」我回家和你爸爸一講，你爸爸说：「也好，先把她領回來，等她的父母來領，使人家骨肉團圓，也是一件積德的事。若是沒人來領，就給福兒當童養媳……」

（撲嗤地一笑，臉一紅）啊！她是我的童養媳婦？我不要她，我要個大的，她不會給我作吃的。

福兒

大娘

（瞪着阿福）你這不自量的東西！（繼續着說）你爸爸说：「反正，眼前我們也不愁多一個孩子的吃穿，明天你就去把她領來罷！」這樣，她就來到我們家裡。不但小孩子的爸爸媽媽沒到我們村來領，連那個流氓也沒再回來。打這兒以後，這個小孩子的爸爸媽媽，到底是誰，他們到底在哪裏，沒法子打聽；小孩子也就一直住在我們家裏，有十一年了。再過三五年，你們倆就可以圓房了。

你還不疼愛她嗎？

福兒

（蠻不講理）我要疼愛她，因為她是我的人兒，我更更要管管她！

大娘

（生氣）死東西！你也不看看你這個胎子，你配管人家？

福兒

（狂笑）哈哈哈哈哈！她是我的人兒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她嫁給了我，就得隨我了，我……

大娘

（氣得站起來，瞪着眼）不許再說了，死東西，滾去睡罷！

福兒

（低着頭）哼！

大娘

（怒）你怎麼還不睡去？死鬼！

福兒

（瞧他媽媽一眼）我這就睡去！您甭管我！

（原來，阿劍就在只隔一塊薄板的後屋裏睡覺，雖然躺在床上，怎能睡得着呢，聽着王大娘和阿福談話，起初不在意，不知道講的是誰，後來細細地一聽，才知道講的是自己，心裏想着，我的命好苦哇！，我要怎麼樣戰勝命運呢？我索性去見見大娘，希望他們兩位老人家能够幫着我，找到我的爸

爸媽媽。)

劍俗 (突然出來，跪在大娘面前) 媽媽！我……

大娘 (撫着劍俗的頭) 你怎麼不睡去呢？又出來作什麼呢？

劍俗 (流淚) 媽媽！我的命好苦哇！原來，我還有爸爸媽媽呢，現在我的爸爸媽媽找不着他們的親生女兒，不知道要怎麼樣的悲傷呢！爸爸媽媽待我好，我一輩子忘不了；可是我還希望爸爸媽媽，再可憐可憐我！幫我找找我的親生爸爸媽媽！

大娘 (安慰) 好孩子！你不要哭了！我們始終愛你！把你當着親生女兒看待，等你大了，再找你的爸爸媽媽去。

福兒 (撇嘴) 呵！你是我的老婆了，你還想你的爹媽作甚麼？他媽的，渾蛋……

幕急下

第一幕終

第二幕 不作睜眼的瞎子

時間：

同年盛夏的清晨，東方現出乳白色，不久太陽像負着千斤重的重擔，慢慢地往上升。

地點：

同第一幕

佈景：

農村的景色，住屋的東頭，有一道溪水，溪水旁，樹林下有一塊大石墩。

開幕時：

劍俗和志樹坐在石墩上，志樹手裏拿着一本國音教本，打算教劍俗念。

志樹

（關切）劍妹！前兩天你不是和我說，十分希望念書嗎？這是最好不過的一件事

，（打開手中的國音教本）我找到了這一本國音，今天打算開始教你念，把牠念會了，我再送給你一本國音常用字彙，查一查字彙，就可以認識漢字，也就

可以寫信看報了，等我回到學校，你常常給我寫信，我也寄國語小報給你看，你說好不好？

劍俗

（高興）那敢情好！我若是認識了字，姊姊的書，我也可以念了。

志樹

（握着劍俗的手）劍妹！你還有甚麼不痛快的嗎？我常聽見你說夢話，有時候還聽見你哭聲，你要做甚麼事，你告訴我，能幫你忙，一定幫忙。好妹妹！我回家來這幾天，早就看出來了，你有難過的事，你和我講罷！

劍俗

（感激）姊姊！我和你講罷！你不會生氣嗎？離你回來，大概兩個多月以前罷，月亮還正圓的時候。晚上媽媽和阿福在外間屋談話，被我聽見了，（悲傷）我是個最可憐的人！原來我是（羞答答地）福兒的童……養……媳婦。他的性情你是知道的，對我不是打就是罵，爸爸媽媽對我固然好，可是我也極想念我的親生父母哇（淚下）。姊姊！我還聽說我是被拐子拐來的，叫林二爺帶回家去，又不要了，這十幾年，我的父母丟了女兒，止不定要怎麼樣的難過呢！（哭）（同情）好妹妹！你不要哭了，我們要和環境奮鬥！你是我殘廢弟弟的童養媳，

志樹

我是早知道的。我還不知道，你是被拐來的。妹妹！我有了機會，一定把你接到城裏的學校去讀書，將來自己能够自立，一切都好辦了。妹妹！你知道嗎？我也是人家的童養媳，聽說在我三歲的時候，對方病死了。我父親是個很明白的人，就把我接回來了。在七歲時候，也就是你才來我們家不久，爸爸又把我送到村塾裏，讀了兩年書……

劍俗

（篤實）爸爸真好！媽媽也好！

志樹

（點點頭）要說也真不容易，像我這麼一個農家的女孩子，居然能够讀書，實在是難得，應該感謝我的爸爸！

劍俗

（真誠）真應該感謝爸爸！

志樹

（看看劍俗）我母親常說：對童養媳應當要疼愛，童養媳也是人家的女兒呢，說我在那家也够可憐的，他家的孩子死了，把我揍了一頓，說是我妨的。咳！我要立志革除「童養媳」的惡風，（堅決的神氣）我當然要打我家作起。好妹妹！你不要難過，趁我暑假在家，我先教你念書，等到有了機會，我一定要你入

學校。

劍俗

(感激得流下淚)那麼，我實在謝謝您了！只怕我沒有那福氣入學校。

志樹

(溫柔地)只要有志氣，都會成功的。你大概不記得了罷？前六年的春天，不是有個胖胖的老姑娘——高博恩教師——來我們村裏傳道，她知道我認得幾個字，讀過書，就打算叫我進學校。和我爸爸媽媽講了又講，不知道講了多少遍，要我到福州崇慈中學的附屬小學去讀書，我爸爸願意是願意，可是哪有那麼多的錢，送我到福州讀書去呢，後來她允許幫我忙，叫我爸爸到秋天的時候，等她來信，就把我送到福州去。臨走，還送給我許多本書呢。

劍俗

(天真)對了，對了，您要到學校去的前一天晚上，我記得我們倆也坐在這塊石墩上，您哭着告訴我，好好地聽爸爸媽媽的話。那時候不是還給我一本書嗎？裏面有許多字，不知道都是甚麼意思。外面是一張畫，畫着一個老頭兒手裏拿着一根棍子，趕着好多隻羊。

志樹

(微笑)啊！那是一本福音書。外面封皮，是畫着耶穌牧養一羣羊。是把我們人

比喻作「羊」，意思是說：耶穌愛世人，好像牧人愛他的羊一般。

劍俗 (興奮) 那麼，那本書一定有很好玩的故事嘍！將來也要請姐姐教的。

志樹 (歡喜) 好的，好的！我現在先教你念這本國音教本罷。

劍俗 (凝思) 姐姐！姐姐！你不是暑假後還要走嗎？那麼，我怎麼辦呢？(吞吞吐吐，不敢直說) 姐姐……我想也……

志樹 (瞭解) 你不是也想入崇慈學校？

劍俗 (含羞) 是。

志樹 (慰藉) 好妹妹！你不要心焦啊！暫時恐怕不能去；第一因爲高教師不在崇慈，(黯然) 她是去年得病死了。第二現在你要入學，一定得入小學一年級，按學校的規則，一年級學生不許住在學校裏。那麼，沒有地方住，就是一個大問題。我預定等我中學畢業了，找個事作，掙點兒錢，然後叫你到學校去，慢慢兒地我再升學。

劍俗 (失望中，得到安慰) 姐姐要能處處爲我安排，我真高興極了。那麼，現在就先

教我念這本書罷！

志樹

你等一等！我就來。

（志樹跑回家去，一會兒，拿了一枝鉛筆和幾張紙來。）

（劍俗獨自在石墩上呆坐着，望着志樹的背影，腦海中感激志樹姐的情感，和想入學校的心情，並想爸爸媽媽的念頭，混在一起，成爲三位一體，不能分離的東西，苦惱萬分。不知不覺地，對於自己孤零零的身世，頓時引起了無限的悲傷。）

志樹

（驚訝）你怎麼又哭呢？我送給你一枝鉛筆，幾張紙，教你念，教你寫。

劍俗

（喜悅）謝謝您！

（劍俗坐在志樹的左邊，把國音教本放在劍俗的大腿上，劍俗右手按着書。志樹掀開第一頁，左手食指指着勺字，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唇嘴。）

志樹

（發音）念這第一個注音符號，你看！先把上下嘴唇，閉在一起，然後張開，聲音隨着出來，好像磕頭蟲叩頭的聲音，勺………懂了沒有？

劍俗 (點頭) 懂了!

志樹 (提高聲音) 那麼，我讀一下，你也照我讀一下。

劍俗 (摹倣着志樹的聲調) 勺，勺，勺……

(讀了十來遍之後，志樹叫劍俗自己讀，劍俗全身的細胞，宛如在澄清的池水裏，洗了一個澡，心境從來沒有這麼樣爽快過。)

劍俗 (顫聲) 勺，勺，勺……

志樹 好！我教你寫罷！把紙鋪在書上！（把着劍俗的右手，教她怎麼樣執筆的手勢，又教她左手按着紙）勺字先寫一撇，不擡起筆，接着寫一橫，拐下去，寫成一豎，然後一鉤。你會寫嗎？請你連着寫十遍！

劍俗 (一邊寫，一邊念) 勺，勺，勺……

志樹 (點點頭) 好！我教你念這第二個注音符號，你看！也是先把上下嘴唇，閉在一起，然後張開，聲音隨着出來，不過氣息也隨着出來，這是跟第一個不同的地方。這個聲音好像噴水的聲音。你跟着我念：勺，勺……

劍俗 (聚精會神) ㄨ，ㄨ，ㄨ……

志樹 (把着劍俗的手) 我再教你寫：先寫一撇，接着再寫一橫，連着寫一大撇，然後從橫的左端，寫一長點，穿過這大撇。你寫寫試試！

劍俗 (得其門似的，一邊寫，一邊念) ㄨ，ㄨ，ㄨ……

志樹 (誇獎) 寫的很好，我再教你第三個注音符號。這個聲音像牛叫的聲音。你再跟着我念！ㄩ……

劍俗 (發音) ㄩ，ㄩ，ㄩ…… (心急似地) 你再教我怎麼樣寫！

志樹 (一邊寫，一邊講) 好！在左邊先寫成一小豎，然後連小豎的上端寫一橫，不抬筆，接着再寫一小豎，和左邊小豎的長短差不多一樣。

劍俗 (快樂) 這個很容易寫。

志樹 (手指着自己的嘴) 第四個是 ㄩ，這是唇齒阻的聲音，像貓生氣，或是爭鬪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ㄩ，ㄩ，ㄩ……

劍俗 (學着念) ㄩ，ㄩ，ㄩ……

志樹 (很高興地) 這麼念，我想今天就可以把注音符號和拼音都學會了。

劍俗 (一聽) 唉呀！

志樹 (用眼光掃一掃劍俗) 怎麼了？

劍俗 (手指着遠處，一拐一拐而來的福兒) 他來了，他叫我呢！

(志樹隨着劍俗所指望去，果然福兒氣哼哼地，喊着來了。)

福兒 (瞪着一隻眼，手指着劍俗) 我到處找你，原來你死在這兒，渾蛋的東西，你在这兒幹麼？不給我來盛飯……

志樹 (憤懣地) 弟弟！這一點點事，你自己還不能作嗎？人家在這兒念書呢！

福兒 (惱羞成怒) 甚麼？念甚麼東西！(冷不防竄過去，抓着劍俗的衣服領子，劈頭

劈臉地打) 黃牛鑽狗洞，身份都不顧……誰給你飯吃……

劍俗 (無抵抗地) 不要打，不要打，我……

志樹 (急急拉開福兒) 你怎麼了？發瘋了嗎？你怎麼伸手就打人？

福兒 (理直氣壯地站在一邊) 她是我的人，她得給我作事。

志樹

(駁斥)她不是你的，她不能作你的屯積貨，不能作你的奴隸，她要念書，她要自立，她要作個人……

福兒

(氣得顫抖)甚麼？甚……

(劍俗低着頭，站在志樹背後。)

幕急下

第二幕終

第三幕 壓迫

時間：

在第二幕的後五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國全面抗日的第二年。

地點：

同第二幕

佈景：

一所草房，更顯得破舊，屋裏除了破床，破桌子，破凳子之外，別無所有。草房對面的一片水田的稻禾，青中帶黃，黃中發枯，枯中還帶點焦。東頭的溪水，乾得見了底。田裏的泥土，本來是很鬆的，但經烈火似的太陽，一天又一天的晒着，就陷下去，陷下去，變得很結實，好像曾經用重器軋過了一樣。可是殘酷的太陽，仍不肯放鬆；依舊張牙舞爪地晒，晒，晒！

開幕時：

王大娘躺在床上，福兒生着氣坐在長凳上，劍俗垂着頭站在床前。

福兒

(生氣)媽！你整天叨嘮着說，爸是爲着我死的，我真冤枉！

大娘

(黯然)你還講甚麼呢？事情到了這地步，也是沒法子可挽回的，只是衰老二那裏五十塊錢的還期，已經到了，催促了好幾次，剛才還叫長工來，拍桌躁腳地說，今天不許過了正午，太陽一正，他們就來，不還錢就給我滾出去，那麼，

我們又到哪裏住去呢？

福兒

(如夢初醒)啊！今天嗎？

大娘

(嘆氣)唉！你剛才還沒看見那個兇呢？(喘着氣)你……你……若是和那滿肚子裏，男盜女娼的衰老二要錢，怎至於把祖宗的產業，這張房契，讓外姓人去保管，喘作一團你爸爸又何至於一氣而死呢！

劍俗
大娘

(溫柔)媽媽！媽媽！你老人家不要難過了，您病還沒好呢，保重您的身體罷！(擦着眼淚)阿劍！你實在是我的安慰的人，只可憐你來到我們這苦命人的家裡。(喘着氣)阿志一年多，沒有來信了，不曉得她是死了，還是活着呢，她說要接你去讀書，我也盼望你自己找生路去，我不讓你，一生一世，就誤在我這無生趣的家裏。(酸辛)阿志！阿志！我的女兒呀！你怎麼不回來……也不給我來一封信呢？

劍俗
大娘

(慰藉)大概快回來了，戰事一平定，交通一恢復了，我姊姊就可以回來的。您安心的養病罷！媽媽！我要去河邊打水，澆澆田地。您睡睡，歇歇罷！(微聲)你去罷！可憐的孩子。

(劍俗下)

大娘

(釘着阿福)你也應當幫幫她忙，聽李大爺說：昨天骨碌碌，骨碌碌。只聽見水車轉動的聲音，結果沒有甚麼水，從河裏車上田裏去。今天，更得了，一滴水也車不上來了，要用吊桶先從河裏，把水打上來，再倒在田裏去。天哪！不要鬧旱災才好呢！你看！她一個女孩子家，怎能作這苦工呢？你應當幫幫忙的。

福兒

(憤怒)我？她不伺候我，我幫她忙？媽！這都是爸和您的不對，要早給我圓了房，我再也不要錢嘍！……那麼，今天給我圓……

大娘

(又氣又煩)你這不識時務的東西，今天房子都沒了，還想圓房？(聲色俱厲)我告訴你說罷！你甭作這個夢了，你爸爸臨死的時候，還說呢，要叫阿劍成個自由的人，叫她自己找幸福的前途去。你志姊能夠回來呢，就把她帶到福州去讀書，不叫她作阿福的童養媳。

福兒

(哀求)我要她，我再不打她了，我……

大娘

(堅決)晚了，晚了，不行了，你一向對她太壞了，你爸爸死了，還沒滿三個月呢，難道我能把他臨終說的話取消嗎？

福兒

(強求)媽！我要……

(母子正在爭論的時候，劍俗臉色慘白，驚慌慌地跑來。袁老二滿面橫肉，鼠眼睛，鷹鼻子，紡綢小衫褲上，沾上了些黑褐色，這是鴉片烟漬。他的大腹便裏，一望而知，藏的都是狗雜碎。搖搖晃晃地，後面跟着一個，幸災樂禍，助桀爲虐的長工。還同着帶槍的兩位警察，威風凜凜地來到。)

劍俗

(驚慌)媽媽！他……他們……他們來了，還有警察呢！

大娘

(大驚失措，猛坐了起來)來了嗎？到了正午了嗎？

福兒

(滿不在乎似的)等我和他們講理去！

(袁老二先是指指房子，再指指僵僵地，坐在破床上的王大娘，接着跟警察中的一個咬了一陣耳朵。這個警察，就走到王大娘面前。)

警察甲

(講着不很純粹的國語)你這個老婆子，是不是叫做王大娘，爲甚麼，借了袁二爺的錢不還？你曉得吧，這是犯法的？

福兒

(理直氣壯地，走到警察面前)我們沒有借他的錢。

(這時，門口圍着一羣瞧熱鬧的人，但給另一個警察轟散了；這顯然是袁老二，怕有人出來作對證，而豫先和警察說通的。)

袁老二

(猶笑)哈，哈，哈，你這狗咬呂洞賓的無賴借錢不還。

警察乙

(舉起槍桿，擺出要打阿福的姿勢)怪不得袁二爺說你們刁滑，你沒有跟他借錢，反而是他來賴你們嗎？那麼，爲甚麼你的親筆簽名和房子的契據，會落在袁二爺的手裏？這是甚麼緣故呢？

(袁老二洋洋得意地站在一旁，王大娘嚇得喘作一團，劍俗不時壯他的膽，告訴她這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福兒

(眨眨一隻獨眼睛)不，老爺！我實在沒有向袁二爺借過錢，是他叫我賭錢，起先我說沒有錢，我不玩，他說不要緊的，玩玩解悶，不要現錢的。

警察乙

(把槍桿放下來)沒想到你這個小子，說得倒還有道理，你往下說罷！我倒要聽聽，你還能說出甚麼來。

福兒

(似乎得了一點安慰)是，我說……到後來他說，我輸給他五十塊錢，要我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押，至於那張紙上，寫的是甚麼，我不認得字，也不懂得。當時又叫我回家取房契，我爸爸一氣，當天晚上就氣死了，這是三月前的事……

袁老二

(插嘴)豈有此理！我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和你這個又瞎又癩的賭錢？(眼看着警察甲、乙)喂！老弟兄！咱們不和這刁徒，白費唇舌，總之，我不能够平平白白，讓別人賴我五十塊白白大洋的債。那麼，還是請二位制裁罷！不然，恐怕不容易解決的。

長工

(爲虎作倀)對了，對了，我們的二爺講得真有道理。

警察甲

(厲聲)你這個小子！用不着再抵賴了，趕緊把欠袁二爺的錢拿出來；不然，立刻滾出去，等還了錢，再來要房子。

福兒

(顫抖)我……我……

警察乙

(一耳光打在阿福的臉上)你還有甚麼可說的？欠人家的錢趕緊還，不還，就滾出去！

大娘 (驚喊) 唉呀！唉呀！

劍俗 (怒吼) 喂！你們可以講道理呀，在這裏用不着打人罵人哪！

(長工站在袁老二的身旁，拉拉袁老二的衣襟。)

長工 (拍馬屁的神氣) 二爺！二爺！您着！(使眼色) 留下罷！

袁老二 (卑鄙) 哈，哈，哈，哈！倒是真漂亮！(刻薄) 說話也伶俐，也懂得心疼那瞎

子。

長工 (裝鬼臉，手指着劍俗) 這大姑娘，我早就知道她，還會拿着甚麼東西，在大樹

下沒早沒晚地，伊呀伊呀的念呢。

劍俗 (憤怒) 要尊重點……

(到了這時候，王大娘纔明白袁老二已經串通了警察，訴苦和評理，是無濟於事的。看來這兩間相依爲命的祖產，免不了要淪爲別人的侵佔品了。

只聽見一聲吆喝，兩個警察拿着槍，把王大娘從床上拖下來，摔在地上，然後看守住他們三個人。)

警察甲

(一同)不許動！動就開槍。

袁老二

(指揮長工)嘿！阿狗！把他們的東西——破破爛爛的傢具，都扔出屋子外頭去！

長工

(小人得志的神氣)這還不容易，這一點兒破爛的東西，我一腳就可以把牠踢出去。(連搬帶踢，把東西都堆在門口外頭。)

警察甲

(鼠眼一掃)好，搬完了，你們都滾出去！

(劍俗恐怕王大娘，又要吃眼前虧，趕緊攙着她走出去。阿福挾着拐子，跟在後頭，以前打劍俗的勇氣，不知道都跑到哪兒去了。警察甲舉着槍，跟着出來。王大娘看見自己的東西，亂七八糟地，堆了一門口，再想到自己就要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怎不心焦痛哭呢。)

大娘

(哭)我沒有犯甚麼法，你們爲甚麼，用這種毒辣手段，來對付我？

警察甲

(舉着槍喝道)不許說！

(一群閒人聽見紊亂的嘈雜聲音，又都走來瞧熱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誰都不敢說一句正義話，就是有一兩個人，和王大娘一家表同情的，也是

敢怒而不敢言。警察乙舉着槍，把他們趕走。）

警察乙（眼瞧着袁老二）我來加鎖貼封條罷！

大娘（哭）警察老爺！就算我這個不肖的兒子，欠了袁二爺的錢，您把我們擡出屋去，

現在我們出了屋子，就沒有地方住了，您還得格外開恩，可憐可憐我們罷。

警察甲（罵）混賬！還要多嘴，你欠了別人的錢，當然要還的……

（長工和袁老二站在一邊，唧唧咕咕了好一會。老二又招手把警察乙，叫過去，三人憋了一陣壞。停了一會兒，警察乙走到王大娘面前。）

警察乙（假惺惺）老太太！你不要哭了，袁二爺說：「若是肯把這位姑娘，送到袁府裏去，你就不愁少食短喝的……」

福兒（怒髮衝冠）咦！

大娘（啼笑皆非）咳！我不能把她送到火坑裏去。

（劍俗低頭站在王大娘身邊，又氣，又恨。）

長工（狡猾）你還是答應了罷！不然……

福兒 (咬着牙)不然，怎麼樣？

長 (輕蔑)要你狗命！

(隱藏着殺人不怕血腥氣的猙獰面目)我的好姑娘，你來我家享福罷！有雞鴨魚

肉給你吃，有花花綠綠的衣服給你穿。

(瞪着大眼)這該天誅地滅地狠心賊！簡直天下大亂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

這麼樣地胡說八道，我寧願受窮挨餓，餓死也不進賊窩去。

(狡黠多計，向警察)他們不還我錢，又哭着，要房子。那麼，我把這姑娘帶回

去了。

警察甲 (一同綁着劍俗的兩隻手，架着她)走！走！

福兒 (哭)阿劍呀！

大娘 (跺脚哭喊)簡直是賊世界！

劍俗 (瞪着那兩個警察)容我和我媽媽講兩句話呀！

警察甲 (催促)快講！快講！

劍俗

(哭)媽媽呀！您白養了我一場，您病着，我不能服侍您，您同我親生的母親一樣的疼我……

警察乙

(惱)走！走！快走！怪熱的，誰有閒工夫，陪你站在大太陽底下，甚麼親生的，後生的，走！快走！

(兩個警察架着劍俗在前，袁老二和長工——阿狗，跟在後頭，踏着勝利的歸途。)

大娘

(哭)我的苦命的孩子呀！

福兒

(哭)我的阿劍呀！我不打你了。

(母子哭成一片，等袁老二們離開後，鄰居們才走過來，大家有的很抱不平，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跟他見官去。」有的說：「事情到了這地步，只好自己認晦氣，至於見官囉，甚麼囉，也就是白白破費金錢，他們勢力大，雞蛋和石頭相碰，那一個先碎，自然是容易知道的。」你一言，我一語，亂成一鍋粥。)

幕徐徐下

第三幕終

第四幕 掙扎

時間：—

在第三幕的後三天的晚上。

地點：

袁家後院的一間幽暗的小屋子裏。

佈景：

巍峨高大的住宅，院子裏種植着紫葡萄樹，天竺，以及許多紅花綠葉的樹木。滴水簷前掛着三五隻精緻的鳥籠，每隻籠裏都關着一隻嬌小玲瓏的小鳥兒，牠們嘴裏喃喃地細語着，從籠的這邊，跳到那邊，還不時用尖硬的小嘴，去啄啄蘋果樹垂在籠子上面的果子，和裝在酒杯般大的磁罐裏的清水，院子的盡頭有一間幽暗的小屋子，裏面堆積着許

多泥花盆，噴水壺，耙子鋤頭一類的東西。這所房子是全村裏頂大的住宅。

開幕時：

劍俗坐在地上，臉上顯着十分抑鬱痛苦，而倔強不屈的神氣，衣服襤褸。正走進來一位面貌清秀，服裝簡樸的小姐——袁超羣。屋子裏的角落，放着美麗的衣服和鞋襪。牆上挂着一盞煤油燈。

劍俗（感動）唉呀！您怎麼又來了？

超羣（同情）他們都在前院，我因為惦記你，特地來看看。

劍俗（感激）您對我這麼樣的關心，實在感激得很！不過昨天您爲了我，吃的虧真不

小，我實在感覺得心裏不安，後來怎麼樣了？您沒再受欺負嗎？

超羣（唏噓）沒甚麼。這都是那個幫兇，那個走狗，去告訴了我的叔叔，不然，他怎

能知道我在這裡呢，我只恨我的父母死的太早了，叔叔爲人太糊塗，受了一群小人的包圍，弄得家不成家，人不成人。我昨兒晚上，想了一夜，（聲音放低）我們除非快快地，離開這地方不可，你不是說有一個姊姊在福州嗎？咱們若是

能够去找她，就有了希望了，所苦的，就是你我沒走過遠路。

劍俗

(表示不怕艱苦)那倒不要緊，只要我們能够吃苦耐勞，總能達到目的。只是我的姊姊，一年多了沒有來信，究竟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超羣

(憂慮)這倒是一件難事，聽說現在交通不方便，前方戰事很緊，可是自己不闖一闖，不冒冒險，老處在這個家庭裏，永沒有光明的一天，而且你更要受欺負的。

劍俗

(悲傷)我自從被抓來了以後，只有等死，沒有別的希望了，幸而遇到了您，這位好心腸的小姐，我才覺得前面還有一點兒活路。那麼，一切都得請您替我竭力設法呀！

超羣

(樸實的熱情)你趁早不要慫，慫，小姐，小姐的稱呼，我們是患難的朋友。啊！我想三十六著，還是走爲上策，那麼，我帶點錢，找個機會，我們就走，走了不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也可以努力求上進，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她們二人正在談話，長工阿狗躡手躡腳地走進來，把她們嚇了一跳。)

長工

(衝着超羣擰笑)呀！你呀！二爺叫我來看看，你果然在這兒，伊呀，伊呀地，講些甚麼？二爺和七太太也來了，你不怕嗎？那也膽子太大了。

超羣

(氣憤)你少說廢話，不要人家下井，你來投石。

長工

(提起放在屋子裏角落的新衣服，嘲笑着劍俗)好漂亮啊！你快穿上罷！配上你的伶俐小臉蛋，更顯着漂亮啊！當上我們二爺的姨太太，比作阿福的童養媳，福氣得多了，你聽話罷！哈哈，哈哈！

劍俗
超羣

(一同咬牙瞪眼)……

(遠遠地聽到嘻嘻哈哈的笑聲，和皮鞋的脚步聲，由遠漸近而來，原來就是袁老二過足了鴉片癮，和狐狸精七姨太太又來找劍俗來開心。)

袁老二

(裝鬼臉)好啊！你們都在這裏。(眼釘着超羣)大了頭，你也在這裏，你還不怕

昨天的教訓？

超羣

(鎮靜)叔叔哇！您不要丫頭，丫頭地叫我，這名詞太難聽了。

秀梅

(怪模怪樣)哦！還要好聽的。

袁老二（狡黠）那麼，管你叫甚麼呢？喂！我托你的事情怎麼樣了？不成功，哼！叫她當心些，我有法子對付呢。

趙羣（莊肅）叔叔！您饒了她罷！把她放回去罷！她也是人家的女兒呢，她怎能作您的……

秀梅（雞蛋裏挑骨頭）好啊！好啊！她不說人話，她說：我不是人家的女兒，才當你的姨太太，她罵了我，我不活着了，唉呀……（捶胸跺腳）你非替我出氣不可。

（趁七姨太太亂吵亂鬧，袁老二嚇得縮成一團的時候，劍俗蠕動着嘴唇，吐出極微弱的聲音。）

劍俗（臭罵）這塊骨頭，自己甘心樂意墮落，在這臭老頭子身上撒甚麼嬌，不懂愛惜自己的人格……

袁老二（屈服）好，好，我的好秀梅，我替你出氣，你不要哭了，謝謝你了！我還要問問她，替我辦的事，怎麼樣了，成功了就好了。

秀梅 (撒潑) 吓！甚麼？成功？你歡喜，我還不歡喜呢，你敢？你趁早替我出氣！

袁老二 釘着超群(你快說，快說！不然，留神你的皮肉遭殃。

阿狗站在一邊兒，一會兒，向七姨太太裝鬼臉，一會兒看看劍俗。劍俗始終低着頭，一語不發，坐在地上。)

超群 (怒) 你叫我說甚麼呢？

袁老二 (厲聲) 好倔強的丫頭，我叫你問問她(手指着蹲在地上的劍俗)當我的……

超羣 (緩兵計) 哦！原來是這個事，昨天我要和她商量，您不是不許我在這屋子裏待

着？今天我來了，正要說，你們又來了，您也得容我們好好地商量一下呀……

長工 (搶着說) 不對，不對，二爺，您不要聽她的，她老早就在這裏，伊呀伊呀地，

好半天了，您不要上她的當。

袁老二 (狡猾) 不管怎麼樣，她得給我把事辦成功，辦不成功，她們倆都甭想活着。(

看看超羣又看看劍俗) 你們聽着！限你三天，勸她回心轉意，不然，就剝你們的皮！

秀梅 (假模假樣)好了，好了，咱們回屋去罷！您，二爺也累了罷，該休息休息罷！

袁老二 (快樂忘形)好，好，我們都出去，讓她們倆丫頭說去。

長工 (無賴)喝！我也得出去呀？

(袁老二，秀梅，長工——阿狗三人同下。)

超群 (愜意)他們走了正好，我們好準備一下。

劍俗 (搖搖手)我們說話要小心點兒，不要被他們聽見了。

超羣 (點點頭)是，是，我可以看看他們都走了沒有。(探頭門外)大概都走了罷！我們總是小心爲上。

們總是小心爲上。

劍俗 (微笑)我想，他們一定想不到我們這一遭。

超羣 (低聲)那麼，我先回屋去整理整理，你還在這裏等着我！

劍俗 (點頭)好，你去罷！盼望我們成功！

(超群回到屋裏整理衣物，劍俗仍靜靜地坐在地上，心裏又歡喜，又害怕。

歡喜的是，眼看脫離虎口；害怕的是，萬一逃不出去，豈不性命難保，自

已死了不足惜，怎對得起熱心摯誠的超群呢，又想到有病的王大娘，這幾天怎麼生活？自己的父母究竟在哪裏？這一次出走，能否找到親生的父母？一人坐在屋裏，對着不甚光明的燈光，思前想後，真是百感交集。超羣提着一小包上，坐在劍俗身邊。

超羣

（悄悄地）我把我所有的衣服和錢，都拿來了，只是沒有多少。

劍俗

（感激）我們極力儉省罷！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動身呢？

超羣

（滯緩）總得深夜罷，等他們都睡熟了。

劍俗

（憂慮）走出了這個大門，三更半夜的，我們又往哪兒去呢？

超羣

（焦急）這倒是問題呀，還有那位姐姐在福州甚麼地方呢？打這兒去，要用幾天呢？應當怎麼樣去呢？真是問題太多了。

劍俗

（凝思）我姐姐在福州井大路，長老會崇慈中學讀書，應當是今年畢業了，前幾年暑假，她回來會同我講過，從福州坐船到上海，再坐火車到城裏，差不多要三天兩夜。再有幾點鐘馬車，就可以到我們的村莊了。如果現在我們逃到城裏

超羣

，可是火車不通了，船也不跑了，應當怎麼樣去呢？

（嘆息）這倒是問題呀！我想這麼樣辦罷，城裏我有一位舅舅，我們先到他那裏，再請他想法子幫忙罷！不過，只怕被我的叔叔知道了，可不是玩的，他的黨羽多，勢力大，若是被他查出來，恐怕要連累我的舅舅呢！（頓一頓）可是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走只有等死，我們還是現在就走罷！

（二人一同站起來，握握手。）

劍俗

（慌忙）但願我們成功！

幕急下

第四幕終

第五幕 走向光明的大道

時間：

在第四幕的後兩個月零五天的秋天。

地點：

福州長老會私立崇慈女子中學校的會客廳。

佈景：

崇慈女子中學的校門，爲鐵製成，作柵欄形。正面和右邊有兩座大樓，正面的大樓有校長室，和教務，庶務，會計……辦公室，以及閱報室，會客室。右邊的大樓爲課室，和教員休息室……左邊有大操場和風雨操場……院落寬大，樹木茂盛，設備完善。在中學的左鄰，就是崇慈附屬小學，幼稚園和工藝廠。會客廳裏陳列着一套沙發，一張圓桌子和幾把小椅，牆壁上挂着歷年畢業生的相片，運動會，講演會所得的優勝旗。

開幕時：

有的課室學生正在上課，有的正在操場上操練。劍俗，超羣站在會客廳裏，眼睛看在牆上的相片和優勝旗，等待着見校長們，聽見有人走進來的聲音，料想着一定是校長和教務主任，二人一同向着她們鞠躬。校長和教務主任非常和藹，善氣迎人。劍俗和超羣二人風塵僕僕，但是精神十分興奮。

肇祥

(和藹)你們二位貴姓?

劍俗

我叫劍俗，是王志樹的妹妹。(手指着在身邊的超羣)她是我的難友袁超羣。

肇祥

你們請坐!

劍俗
超羣

(一同)謝謝!

(四人一同坐在沙發上。)

超羣

(十分恭敬)您是……

肇祥

哦!(手指着校長)這位是校長。

劍俗

(一同起立向校長鞠躬)校長!

超羣

(欠身還禮)二位請坐!

劍俗

謝謝校長!(轉向着肇祥鞠躬)您是教務主任?

肇祥

(欠身還禮)是，二位請坐!

(劍俗，超羣坐下。)

肇祥

(關切的樣子)聽說二位是來找王志樹的，可是王志樹在前一個多月，知道她父

親死了，立刻就回家鄉去了，還聽說要接她母親們到這兒來。不知道她現在已經平安到家了沒有？我們正爲這一件事擔心呢！

（劍俗和超羣聽到志樹不在學校，回到家鄉去了，正像一桶冷水把她們二人澆得目瞪口呆。）

劍俗（如夢初醒）啊！她回去了！

藹潔兩位是打哪兒來的？

劍俗我們是從家鄉來的，在路上走了兩個多月。

肇祥路上很不好走罷？

劍俗可不是嗎！起初我們跟着位朋友，從家鄉到徐州去，到了徐州那一夜才懸呢！想起來就害怕。

藹潔（一凜）是嗎？

劍俗（說的時候，臉上還顯着害怕的樣子）原來正趕着日寇來攻城，只聽見槍聲砲聲，好像連珠砲似的，一夜不停，大家都彷彿死了似的，趴在陽溝裏，聽見一陣

一陣槍聲，好像就從耳邊蹭過去。把我們嚇死了……

藹潔 那麼，你們也趴在溝裏了，可憐！可憐！

劍俗 我們也隨着大家趴在溝裏，等到東方發白了，這時候，有人爬了出來，那麼，我們也爬了出來，一看，才慘呢，東一個，西一個，躺在地上，躺在溝裏，有的還哼哼着，有的連哼哼都不哼了。

(一同搖頭)真慘！真慘！

藹潔 劍俗 (黯然)我們徧處找，帶我們來的那位朋友，再也找不到了，我們心裏非常難過，大着膽，從躺在地上和溝裏的人，一個挨着一個地找，再也找不到了，看着他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死的慘狀，心裏真像刀割似的，尤其淒慘的，是那要死沒死，在那兒掙命的樣子，真不忍得看呀。

肇祥 (繃眉)真可憐！真可憐！那位朋友呢？

劍俗 那位朋友是再找不到了，我們只好再往前走罷，不認識路，到處打聽。

肇祥 (點頭)實在太危險了！

超羣

（打了一個寒噤）還有更慘的事呢，我們離開了徐州，走了有一百多里路，肚子餓了，買不到一點點東西吃，也疲乏得不得了，我們二人就坐在一棵大樹下面。眼看着，天快黑了，前不巴村，後不着店，也看不見一個人影子……

劍俗

我們倆人嚇得直發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超群

我們正在又發愁，又害怕的時候，只看見遠遠地塵土蔽天，再一聽有馬蹄的聲音，我們就知道不好了……

藹潔

（驚訝）唉喲！

超群

想躲也沒地方躲，那時候我們二人只好聽天由命……

劍俗

再一想，也不能垂手待斃，也得想個辦法呀，可是有甚麼法子可想呢，當時，

（手指着超羣）還是她想出了一個法子，一個人抓了一把泥，往臉上一抹……

肇祥

（微笑）咳！打了一個大花臉。

超羣

（苦笑）不但大花臉，還渾身臭溝味兒。

藹潔

（憐憫劍俗，超群）你們太辛苦了！

肇祥 (懸念) 王志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真挂念她呢！

藹潔 是呀，我也是時常惦記她呢！

劍俗 (懇切) 我只求神保佑我姊姊，平平安安地到家，在路途上不要遇到災難！

肇祥 是。你們打了大花臉，以後怎麼樣呢？

超群 正在這時候，一羣兇狠的日寇，就來到了面前，吆喝了兩句，也聽不懂，說的是甚麼。就用一塊布，把我們的眼睛一蒙，捆在馬上。拐灣抹角兒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才停住了，把我們解下，往地上一摔。

(痛恨日敵) 我們中國人受他們的陷害，不知道有多少呢！尤其小村莊裏的同胞，受的災難才慘呢，有的整村被屠殺得雞犬不留。

藹潔 (繼續着講) 當時，我們只盼望痛痛快快地早死，不要受侮辱。眼睛是看不見的，動也不許動，可是耳朵還聽得見，只聽說死的花樣非常多，每種死法，都有一個名目，甚麼「坐飛機」呀，「灌冷水」呀，「惡狗村」呀……

超群 (一同) 唉喲！日本人對我們太慘毒了！

肇祥

藹潔

肇祥

肇祥

超群 (唏噓)還有更慘的，是強令自己跑坑，埋死自己。

藹潔 (憤怒)豈有此理！

超羣 我們在日寇窩裏，也不知道多少晝夜，忽然有一天，聽說國軍反攻，敵寇們都

預備着作戰，後來死的死，投降的投降，都潰散了。

肇祥 (歡喜)這可好了，你們可有了救星了。

超羣 (微笑)是呀。於是乎，我們大家就把眼睛上蒙的布解下來，準備逃走。在要解

下布的時候，心裏砰砰直跳，誰也不肯先動手，後來細細地一聽，沒有小鬼的動靜了，大家一嚷嚷，才都把布解下來了。

藹潔 (微笑)這可好了。

超羣 (追想當時的情景似的)當時我心裏最惦記的，當然是劍裕，睜開眼一看，看不見劍裕，心裏充滿着悲哀和驚訝，想站起來去找，再也站不起來了，可是就能够站起來，又到哪兒找她去呢，這時候精神不好，餓，渴，再加上焦急，神經就更錯亂了。

劍俗 當時我也急得了不得。

肇祥 (同情)那當然是。

超羣 原來她被圈在另一個地方，她找不到我，和我一樣的焦急，難過。後來她先被

救護隊用救護車，把她送到難民救濟所。等了不久，我也被送到救濟所去。

劍俗 (辛酸)我們倆人相見之下，那個快樂，真是講不出來的！

(校長和教務主任在聽的時候：有時驚訝她們遭遇的危險，有時嘆息她們受的痛苦和日敵的殘酷，有時佩服她們的膽量。)

超羣 我們在難民救濟所，住了十八天。

肇祥 哦！

劍俗 (接着說)後來所長問了我們各人的籍貫、來歷、和要到哪兒去……

譚潔 (關切)你們說要到哪兒去？

劍俗 我們說：我們的姊姊在福州崇慈學校念書，我們希望找她去！

肇祥 (一團和氣)是。

超羣 又過了兩天，就用船把我們送到了福州救濟所。

肇祥 你們是甚麼時候到的？

劍俗 我們是前天到的此地。

蔣潔 (憐愛劍俗和超羣的樣子) 真難爲了你們！

肇祥 (讚賞劍俗和超羣有本領的神氣) 那麼，你們怎麼找到我們的學校呢？

劍俗 (感謝和懇求) 今天所長又把我們叫去，告訴了我們怎麼樣的到崇慈學校去，眼睛看看超羣似乎要她一同懇求，還說這一批難民已經送到了目的地，就要遣散的。那麼，我們只有懇求兩位先生多多的幫我們忙！並且我們希望能念書！

肇祥 (熱誠) 救濟所既然能把你們送到這兒來，我們當然可以幫你們的忙，盡盡我們在後方應當盡的職務，我想校長也必是願意的。

蔣潔 (點頭贊成) 這樣好了，一會兒，你們回到救濟所，把離所的手續辦好了，就搬到學校來，然後把你們安插在我們崇慈附屬小學讀書，一切費用，由我私人來支付。

肇祥 (誠懇) 我也要津貼你們一部份。

蕩潔 (站起來握着肇祥先生的手) 我們能够領着有志耐苦的孩子們，走向光明大道，

實在是一件快樂的事！

超羣 (喜出望外) 我們一定努力用功，來報答兩位先生的盛情。

劍俗 (感激流涕) 同時我們還願意半工半讀，儘量擔負我們自己的生活。

蕩潔 (感動) 好極了，好極了，我們竭力替你們想法子。

肇祥 (禱祝) 我懇求上帝保佑你們兩位，經過千辛萬苦的孩子！從此以後，走到光明

的大道，同時還禱祝志樹平平安安地，快快帶着她的母親，回到學校來。

(一同起立) 謝謝！謝謝！那麼，我們先去救濟所，辦理離所的手續去罷。

幕徐徐下

第五幕終

排演時：第五幕在校長，教務主任和劍俗超羣談話的時候兒，偶而加上音樂室裡傳出來音樂的聲音，或是操場上教師喊體操口號的聲音，借以減少舞台上的沉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童養媳 (五幕劇)

定價〇、一三元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著者 魏

校閱者 齊

發行者 臺

印刷者 興

廉

恨

店

鐵 書 店
興 臺 印 刷 出 版 公 司

臺北市承德路十七號

總發行所 臺灣省 重慶南路一段四二號 臺灣書店

重慶南路一段四二號 臺灣書店第一門市部

中正東路一段八二號 臺灣書店第二門市部

分發行所 臺灣省

00001

X
764/00
1